雲南志卷二十八　文章六

元

雲南誌畧序

虞集伯生翰林學士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之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内使首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器名

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究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

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誌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嘆也其誌曰張喬斬奸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雲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

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誌畧序

元明善 翰林學士

昔在世祖以帝之貴介弟帥偏師入西南夷而伐取之既踐大位猶固樂其風土曩非曆數在躬當於彼請分器焉由是言之似亦善地及讀李君雲南誌畧乃復如此雖然彼亦人爾其好安惡危趨利避害與常情同無庸徵於古遠我朝曾出平章政事賽典赤都護諸部今沒去三十餘年其人慕

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居嘗考其施設是不過順其性俗利而道之底於安爾自時厥後盜兵者有之陸梁者有之亦嘗考其致此之由蓋其人多獷悍不閑禮教牧之以椎剥漁獵之人嘯呼蟻聚激忿肆毒又何暇顧防範哉嗚呼斯民也吾聖祖汗馬之所臣斯土也吾聖祖神靈之所及執事者可不究其所以治亂而拯之乎余讀李君之書深悲李君之志李君之志豈徒謂之井疆俗產而已李君名京字景山今爲烏撒烏蒙道宣慰副使佩虎

符兼管軍萬戶云

雲南誌畧自序　李景山

蒙嘗覽樂史寰宇記樊綽雲南誌及郭松年南詔紀行竊疑多載恠誕不經之說大德五年春奉命宣慰烏蠻比到任值緬事無成諸蠻拒命屢被省檄措辦軍儲事烏蠻六詔金齒百夷二年之間奔走幾遍於是山川地里土產風俗頗得其詳始悟前人記載之失蓋道聽塗說非身所經歷也因以所見參考衆說編集雲南誌畧四卷至若世祖皇

帝汗馬之勞大帥兀良吉歹血戰之功平章賽典赤寬仁之政與夫帥府行省之廢置沿革自有雲南事蹟總錄在茲不復云

本朝

愷然堂八景詩序

童軒 提學僉事

黔寧開鎮逾百年世有此疆土今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太子太傅黔國公益齋嗣休象賢益靜以理頃歲登時和邊陲安帖四郊無鬬爭金華之聲乃立藏脩之所扁曰愷然堂堂環布諸景予

嘗從公之遊而得其大都焉奇石環峙煙銷日明夾蓉獻秀若天作而地出者層巒疊翠也景清時和奇葩異卉柯葉交映若霧蓊而雲庇者嘉木垂陰也盤谷之間玉泉演瀉而清越印池之上錦雲墮以徘徊則曲澗泉聲方池雲影也石闌瞰綠錦鱗躍而金梭橫藥砌凝紅黃鳥啼而幽簧鼓則石梁觀鯉花塢聞鶯也虛室生白陽谷扇煖林煙矗矗以蒼茫庭草回而黃碧則虛亭夕照古洞春風也景環于外而堂處于中扁以愷名亦足以見公之志

矣夫物可以觀理鶴鳴之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躍在淵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即物而求觸其類而長則環天下之物皆足爲進脩之一助然則愷然八景豈區區遊衍爲者觀於山則思仁之靜觀於水則思知之樂木之陰思以覆被雲之影思以變化魚躍鳥啼思以見天理流行之妙春風夕照思以見造化詘信之機斯堂之所以名即景者之所由以兼得者也公含弘直亮才負抱文武汪汪然千頃之陂戎機餘暇不釋手詩述作誦記軼鴻生而庸過之其得是堂蓋多通六藝者咸發爲詩以續鶴鳴之餘旨且效淇澳以美武公子僭序其上簡之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王景常

龍亡虎逝而群狐嘷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以覩天人之變明治化之迹而進夷於中國也夫夷之俗無禮義君臣上下者也彼見吾中國綱常之

正安得不欣然而慕然能及之者寡矣其或挺然
能自附于忠義之科君子可不與之進乎按元史
龍溪集紀天曆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孤叛遣兵
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
銳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
唾賊罵不絕聲賊怒裂而徇之明年敗孤伏誅憲
司以事聞
朝廷嘉之謚曰莊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予斥臨安
時中爲文學掾一如集中言泣且請曰先父不幸

死賊手雖褒嘉於
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爲我序
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夷服曾不多見
昔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死
睢陽雖武夫小校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
之習無恠也唐史列之於傳植大義於後世者至
矣敗孤之叛中慶大藩也威楚大郡也省府大臣
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一夷
人耳食九品秩乃凜凜乎仗大義樹大節寧死而

不顧見理明而臨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由而生哉予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載莊愍死節事豈史闕歟抑在夷畧歟抑述史之時雲南未附不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夷而畧則失之遠矣殊非進夷於中國之義也因爲述之於簡以補史氏之闕也以旌死事也以爲爲臣子者勸也

送五雲韓先生詩序

五雲韓先生居夷十五年立身高潔不以榮顯有期蘇文忠在海外深自晦匿從田夫野叟漸不爲人所知識俱可謂善處憂患者矣一朝用世都人額手頟留

皇上以材見賞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惟天純佑默有相之開天下於至治也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斥十又六年坎壈蹇迍自意與世絶矣長與荷戈執戟者伍矣

聖天子　嗣寶曆日月重熈萬方景從開洪龍而爲

王燭釋皇武而建真符返澆漓而爲淳朴以納民於軌物不浹十辰首拔桂慎於拱稽中未幾復有伯時之命颷舉雲蒸乾開坤闔震盪萬彙四海彈冠而起不知其幾矣矧伯時素以德望稱貞元會合實惟其期伯時行矣不知都人亦有額手者否乎曾以材見賞否乎君子曰是行也不爲六卿即爲三輔其果否乎予因之有感矣人每言治道有隆替古今人物不相逮今

皇上初復風氣熙熙然皞皞然光采丕變一時表著

將多於前功以是知治道不于常于其人古今不于常于其人蓋賢人治之具也伯時行矣天之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將以斯民濟也伯時尚思

朝廷萬里簡拔之恩廣其經濟敷其賢哲于以立天地心建生民極開億萬年太平之盛斯不負

九重求賢之意且允愜士大夫顒顒之望伯時行矣其將何以處我哉系以詩曰勸君以仙家霞觴之清酒贈君以一唱三嘆之朱絃人生聚散等萍梗劉祖着鞭何敢先憶昔同臨汾晉時薇垣劒佩相

追隨秖今遠離南海上聲名不減咎與夔
聖皇恩澤被八極有
詔掄材面南國南中逐客今幾人渠是前朝真柱石
北風吹沙水不流布帆夜下白鷺洲謝安聲名今
在晉呂望事業行歸周磻溪東山舊遊處此時風
氣知何如五雲蕩漾閶闔處咫尺天衢多雨露明
朝響珮趨鳳池金璋紫綬光陸離調元有手會須
展好揭元會還雍熙贈君以清廟一唱三嘆之朱
絃勸君以仙家霞觴九醞之清酒賈生志氣傾湘

潭坡老文章動星斗東望蓬萊西弱水鵬翼扶搖
幾千里攬衣終夜仰斗樞一道文光落南紀

白齋詩序

劉儼翰林脩撰

雲南楚雄府儒學訓導劉素孟初括蒼誠意伯伯
温先生之族也號白齋與南安學正廖儉鼎頌官
同府業同道甚相厚善鼎頌來京師徵縉紳士大
夫歌詠之復屬予序予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固
皆足以悅人心目爲時之所珍愛也而白乃其質
尤且潔而不汚故古之君子所以脩於身著於用

皆有以取於白焉喻此心之明則曰虛室生白明吾行之無瑕則曰遺以清白至若精白承休則又忠以事君之意孟初之所謂白其有得於是乎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亦素白之意也言白則可以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孟初之所謂白抑又有取於是乎予聞孟初自少力學邃於經術能廉清以養心蓄書以教子脩職業以報乎君上尚雅淡以交於朋友且又恂恂焉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餘前之所云固已行之後之所云

其亦庶乎有得矣雖然吾將進孟初以至白涅而不緇乃爲白之至使其試於涅而或緇焉吾未見其能久也孟初尚益加操省雖造次顛沛無或移其志變其初則白齋之名可以無負而亦可以無愧爲人師他日進而大用於朝所以厲其清潔之操都富貴而不動心者亦於斯有得也是序〻貽之

金齒安邊定遠樓序　王景常

既平雲南之明年羣蠻同日煽亂所在逐官守

圖城郭永昌受害爲劇既數月次第復平之致其
酋帥于京師
天子以爲教化未加罪不在蠻一置之不問且即其
酋帥而任之重愍永昌之慘于蕩覆也以元右丞
李公忠謹可屬命僉雲南指揮事往撫之公至宣
朝廷德意招徠反側一年始定乃城其故址建樓東
南之衝名曰安邊定遠遵古制也夫邊遠非一樓
可安定也而安定之功樓于城或有助焉且邑之
有城城之有樓古先聖王所以限封守固民心也

然非以爲恃也況永昌壤地與八百緬車里犬牙
相制諸蕃人面獸心闚伺我勢非威不畏是非可
植表限仁義化也則城守樓櫓之備尤不可緩昔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河外虜至必敗于其下是
必有道矣不然城費城朔城東何以並列於經哉
蓋言城之不可無而備之不可弛也樓安得已乎
雖然封疆不足以界域河山不足以險固雖百樓
何補又必有道矣曰在得人前永昌文學椽夏伯
通嘉李公能恢前業率其徒歌以美之命臨安寄

客王景常序之詩曰巨靈鑿開混沌殼洪蒙肇分
六鼇膊翕乾歛坤奠光嶽茫茫星野繞一粟繚以
寰瀛亟地角化化生生天所鞠聖神無爲尚玄朴
一視同仁乃於穆力強衆郡始相搏不周山摧地
維縮共工殄天天不剭女媧煉石真一謹三五繩
繩聖智鑿神父啓宇建城郭斯民永康咸戴穀守
國設險臣所告夏王敷土聲教渥五服相維翕聯
絡有商繼世肇造亳姬旦營周始城洛城東城朔
壯前蜀南仲召虎芳汗竹漢關哀牢開沫若況有

博望相馳逐孟獲七擒雍闓僇千載天威此徼福
朱閉可渡限南服不有聖君何以勗我
皇恩澤融滲漉柘開重關奠光軸朱雀南飛象天宿
西南萬里一正朔永昌舊是南詔督析壤已入大
羊腹將軍受
詔作南牧安集諸蕃事耕稑時和歲豐歸樂育處士
如雲令行速仡仡新城樹戎幄寶刀在帳弓在箙
南樓翬飛與山矗雕甍粉署照平陸龍蛇大篆炫
冊膹戰格連雲盱駭鼓角嗚嗚起寥廓北來雄

蕃森劒槊南控風沙是天竺
皇恩遠被閎以博定遠安邊此其纍聲沈刀斗無亡
鏃田野每每生意沃土毛被野藹蒼綠南風時若
膏霖霖怕首雕題儼祗肅舉頭一睹膽已落相顧
嗢咿更錯愕詎知將軍盛威畧制治剗繁若龜卜
不戰屈人功欻爟何用長驅追衛霍有時釃酒牲
用犒鼓舞諸酋縱行樂吳歈北綻雜胡樂高懸寶
珠代明燭酒酣漸離擊鳴筑拍闌應節岸巾幅要
將忠義勵士族丈夫功成頭方足東瞻五雲香撲

樸闌干影轉旄頭纛知是扶桑散清旭

金齒改建儒學詩序　王英禮部左侍郎翰林侍講學士

正統十一年春金齒改建儒學成南詔之地惟金
齒最遠去京師萬餘里
國朝設兵衛命將以重兵守之諸夷欵服民用寧輯
乃者守臣言宜設學校立師儒教之詩書禮樂
詔從其言建學於城之中以新舉儒士余穀爲訓導
穀明經有文行士皆尊師之然學之初達地稍卑
隘會靖遠伯王公驥尚書徐公睎侍郎侯公璡守

雲南都督沐公昂征麓川叛酋駐師金齒以學宜
遷於城西高亢寬閒之地經營未就而刑部侍郎
楊公寧來參贊戎務與黔國沐公斌謀必欲亟成
於是都指揮胡誌李昇指揮同知趙忠等相與協
謀一心工力財用悉爲之備遂改築之至是乃成
夫子廟兩廡戟門明倫堂齋舍廚庫皆以新易舊
規制有加士子喜而相語曰
聖天子嘉惠遠夷尊崇孔子之道建學以師教我二
三大臣新學舍以居我敢不知所自勉力進脩且

以言頌德紀功垂示後來穀致書以詩爲請詩曰
迎以金齒西南之裔高城言言守以兵衛其人雖
夷寧不循教乃作學宮
天子有詔維此學宮地隘而卑將臣文臣曰驥曰晞
曰璡與昂始謀遷之曰斌黔公暨少司寇欲亟成
之謂不可後衛將曰誌暨昇與忠亹亹勤勤協贊
厥功厥功暨成學宮渠渠士子萃止誦詩讀書乃
相告言學以進德新我學舍我游我息嗟嘆士子
我維爾嘉榆楊厥休我詩爾歌以紀成績以頌

德尚告後人其思無斁

雲南圖經誌書序　　王景常

洪武二十有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謂景常曰

國家繼天立極輿圖之廣亘古未有洪武初即命天下郡邑脩撰成書以昭大統當是時雲南未賓茲用弗備予其爲我成之將以達于

上景常拜命之辱不敢辭粤若夏后氏之王也分土作貢周述職方漢收秦圖籍皆誌也曰誌者何聚

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貢賦繁簡以立經陳紀非徒示輿圖之大也

皇明德懋同天地聖神昭日月仁風義氣振蕩六合四夷八蠻莫不稽顙效臣順襲冠帶幅員有截輿圖之書是宜奄八荒而履無外也攷于史氏所載宏綱大典煥乎有章雖雲南以後服見鋤而事功不可不紀按雲南自昔外于王化元初剏封畛列郡縣嫗煦撫摩與漢唐羈縻之風何異重以梁王不迪天命戕雲信使誘納我逋逃由是

皇上命將出師奉辭伐罪金鼓一震土崩瓦解不浹
十辰悉疆悉理鎮以重臣十數年間政化漸于蠻
獠
皇澤溢于方外建國表方與內地等熙熙皞皞化爲
樂國視元霄壤懸絕矣茲非神武不殺之所致歟
不揣窺測化功模繪日月編次成書掛一萬漏庶
國家縟典將于是乎備嗟夫禹貢史也聖人刪而
爲經春秋經也三傳列而爲史漢唐以降合而爲
誌雖繁簡不同道一而已是誌也上分天文下奠

星土貫穿禮樂禋祀疆埸食貨藝文之事諒不足
徵前史之萬一然一方大槩亦可見其什六七云

雲南志後序　　平顯

聖人大統六合一視同仁務廣德也雲南僻介遐壤
自昔羈縻元置牧守徒擁虛位我
皇明誕敷聲教敉寧遠人用夏變夷悉侔中國黔寧
昭靖王鎮以懿親十有一載賞罰畢協鋤強懷柔
遠邇革心翕然從化廟食千古理其然乎西平惠
襄侯纘乃舊服一循成軌歷覽舊志事畧辭煩即

命括蒼王景常檇李程本立稽諸遂古芟採編撰
迨及有成將獻納焉不幸捐館二公亦接踵應
徵弗終厥羨嗣侯昭繩其武復命不肖裒而次之其
筆削去取皆仍二公訂定不敢損益間有遺闕蒐
訪補綴書成于洪武庚辰之夏鋟刻于明年之冬
用廣其傳嗚呼是土也先王奉敭
天威戡定數載然後能一其政君侯克紹前烈纂輯
奕世然後能成其書固不易乎後之覽者非徒究
其井疆俗產而已當知古人之所以得失成敗懲
惡勸善而致化民成俗之效庶不負廣德繼志之
初意云

重修雲南志序

鄭顒 僉都御史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
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選文學之士授以條畫分
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計偕
以上而進士王穀寔來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
安簡宜總其事君承事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
殫心竭慮期蒐訪之必精燖故鉤新在去取之皆

當不四閱月而志書告成將鋟梓以傳詣予丐言
爲序惟雲南之事載在漢班固西南夷傳者舊矣
至元李景山始爲志畧然其時聲教初及制度簡
率禮樂文章之事未甚明備道德風俗之美未甚
同一宜乎蒐訪者難精而該載者不博也我
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大振古莫及雲南以
險遠後服
太祖皇帝特命勲臣鎮之迨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
墳衍原隰物産之富郡縣城郭疆理之雄靈壇古

跡琳宮梵宇之勝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
哲士之生于其鄉仕于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
人於是道德既同而風俗丕變向之椎髻卉裳之
民荷戈負弩之習漸化而爲衣冠文物之美矣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其時耶雖然禮樂
文章之明備道德風俗之同一固由乎
聖王悠久教化之浹洽然非得人以任纂脩之責抑
何以成
昭代制作之盛而覩今日大一統之寰區如斯其廣

者哉是書之成遠稽諸經近考史籍井疆里俗食
貨藝文之事古今因革損益之宜條分縷析明白
詳盡可謂無遺漏矣而陳君用心之勤蒐訪之精
去取之當亦於是而有可考焉

重修雲南志序　　陳文 雲南右布政使

皇上纘承大統撫御萬方夙夜孜孜圖惟寧永迺於
景泰五年秋七月八日
詔禮部重修天下地理志將悉閱而周知之其奉使
采取及所在任其事者必慎選文學才德其人以

充時進士王穀詣雲南宣昭
聖意於是文等忝與其事祗嚴朝夕博訪而遍觀窮
搜而遠採正舊志之乖訛公與情之去取若是者
四閱月始獲成書分爲十卷以進而雲南古今事
文殆無遺者既而以所存之藁命工鋟梓而序之
曰地理有志肇於夏之禹貢掌於周之職方著於
漢之遷史而班固廣之曰志凡河嶽之流峙原隰
之肥磽物產之登耗風俗之美惡人才之豐嗇悉
志焉以任土作貢分田制祿授方任能用臻康乂

者良以此也雲南古西夷靡莫之屬遠在荒外而
禹貢職方之所不及者也漢武時始通中國繼以
蜀晉隋唐雖曰郡縣其地不過遥制以爲羈縻而
已況蒙段二氏假號承強歷數百年屢爲邉患宋
則置之度外豈惟力之不瞻哉至于有元僅能一
而撫之然治教晦塞氣習猶自異於内地視前代
之遥制以爲羈縻者又豈能大相遠哉天啓
皇明奄有寰宇仁風義氣彌于六合施及四夷雲南
以征而後服特任勲戚藎臣領重兵而世宗之涖

以藩鎮肅以臬司因革其郡縣制其田里閭井其
民以施治遍立學校以施教又簡命練達重望之
臣以廵撫之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
聖化漸被無間窮僻椎卉化爲衣冠嗢咿變爲雅頌
熙熙皞皞亦何下於内地哉由此而觀則
皇明之有雲南不特一其地以示輿圖之廣然定爲
經制以成其治教之盛實亘古所未有也今具于
志得非希世之盛與歟文等文學才德舉無似者
敬竭一得之愚以仰答

聖意於萬一而
皇明丕顯丕承之化無遠弗屆亦於是而槩可見矣
嗟夫顧此一隅之陋繼今以往獲媲美於內地誠
萬世之大幸也歟

雲南總志序

彭綱 按察司提學副使

雲南舊志成於景泰六年寔前少傅廬陵陳公文
爲右布政使時所編集所謂雲南圖經志書者也
然其爲書詳於詩文而畧於事實況今五十餘年
莫之繼續其間可述之事可稱之人漸就泯沒弘

治癸亥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軒先生應城陳公嘗
語及此以爲是書關制度寓勸懲不可不脩遂以
屬綱綱以較士什九行部未暇也乃定爲款式指
出合考書籍公案屬教授李介等督諸生儒人依
式編錄復檄諸郡邑衛所得其新舊志事畧乃更
稽討參訂增削損益使簡不遺詳不冗以適歐中
書既成題曰雲南總志僉謂宜有序夫志猶記也
記其事也雲南去中國萬里唐虞三代所不能臣
漢雖郡縣之然不能得其一民一財之用往往弊

中國以從事唐自中葉以後翻爲所困迄宋不能
有无雖能有之然亦叛服靡常我
太祖皇帝既宅四海乃命元勲率師大定其地而敷
政出治焉
列聖紹承益綏厥土凡爲府若州一十有三爲軍民
府七爲軍民指揮司二爲衛若守禦所二十有四
而外夷宣慰宣撫長官等司府州又十有九藩閫
以統之監司以察之公府以殿之近臣以鎮之撫
之上下相維文武並用制定治一夷漢率服於是

歷代所不能臣之地方八九千里之區盡入王官
供貢賦受約束與中州埒而非前代所可並也是
書備載諸府州司建置沿革城池形勢風俗山川
土產公署學校書院戶口田粮驛堡哨戍鋪舍樓
臺關梁寺觀祠廟墳墓古蹟流寓仕宦人物科第
烈女仙釋之詳展卷一閱則一方之事古今之迹
燦然在目而我
皇明威德之盛幅員之廣制度之徽亦於是而可考
見矣或曰郡縣地志非義理所先儒者或　爲

而子屑爲之何也噫子之論大矣獨不觀禹貢職方與夫諸史之志乎聖賢固不遺也彼高談性道絶滅史學卒稔生民之禍者又豈君子之所頫學哉況綱宦食斯土而職在風教則夫一方之事一時之制考而記之以寓治理以資聞見亦事之宜也用書以序其前

雲南志卷二十八